

剧 傲 南 北 下

陈智康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创 傲 南 北 下

陈智康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剑傲南北 / 陈智康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 3

ISBN 978-7-222-07290-9

I. ①剑…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26681号

责任编辑: 范晓芬

创意设计: 云南非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书 名	剑傲南北 (下)
作 者	陈智康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13.25
字 数	230千
版 次	2011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
书 号	ISBN 978-7-222-07290-9
定 价	66.80元 (上、下册)

高中创示范 初中树品牌

榮光护学辉万代
山色流诗韵千秋



榮譽金光滿校園，

山隱樓高別樣天。

中教獨步跨世紀，

學子年年出狀元。

目 录

第十一回	467
背信弃义七龙破 忠诚可靠一将立	
第十二回	511
血影登临北风狂 雪花飞舞战火烈	
第十三回	551
局势如棋知生死 风云有剑定存亡	
第十四回	587
暗度陈仓始浮头 黄雀在后终露面	
第十五回	634
美人仗剑车自去 壮士夺宝梦难圆	

第十六回 672

三军死士全离去
百战财宝尽归还

第十七回 711

故地重游悉身世
高山相见入正题

第十八回 758

明月高歌迎炮火
白莲一笑付烟尘

第十九回 804

擒龙护脉真英雄
顾情留义好儿女

第二十回 841

易服作孽求天怨
同心保驾见神威

第十一回

背信弃义七龙破
忠诚可靠一将立

日子久了，也会生情。

日子久了，情也会淡。

日子已经过了很久，方天龙还是没有忘记古曼玲。

就在雪春花躺在他身边的时候，他忽然又想起了古曼玲。

想起了古曼玲那双眼角微微吊起的大眼睛，想起了她瓜子脸上那对浅浅的小酒窝。

方天龙喜欢她的眼睛，喜欢她那种气质。

“玲妹，你为什么要躲避我，你究竟知不知道，无论你走多远，无论你走到天涯海角，你仍然走不出我的梦境，仍然走不出我对你思念的门槛。”

船在江中已经走了三天三夜，方天龙在船上也坐足了三天三夜。

船的周围很静，只有水声，还有节奏分明的摇橹声。

方天龙很少说话，自从在赣州码头上上了这艘船后，他便很少说话。

他好像是在练功，又好像是在想心事。

这次出门，雪春花又作了男儿装束的打扮，她认为这样更有利于行走江湖。



雪春花一向不喜欢寂寞，即使在最沉闷的时候，她也能想出很多古灵精怪的事情，然后唧唧喳喳地说个不停。

可是，这几天她忽然也变了，变得很少说话了。

她很少说话并不是因为方天龙很少说话，而是因为这种环境实在太适合练功了。

近几天来，她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她睡着的时候体内的真气运行似乎更快。

她忽然发觉，自己原来喜欢睡觉，而且一下子就能睡上很久。

每次醒来，她的眼睛都非常明亮。

现在，雪春花已经睡醒了。

雪春花睡醒之后就看着方天龙，静静地看着方天龙。

她认为方天龙并不是在练功。

“天龙哥，你在想什么？”雪春花忍不住打破了沉默。

方天龙道：“我在想江水。”

雪春花歪着脑袋猜测道：“是不是想象着体内的那股真气，就像这江水一样源源不绝，畅通无阻？”

方天龙怔了一下，他并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他根本就没有练功。

方天龙道：“江面上有船，我静不下心。”

雪春花笑了，道：“我早就知道你在胡思乱想了，这跟船有什么关系？”

方天龙道：“有的船和别的船不一样。”

雪春花的视线转到了江面上，江面上有很多船，她并没有感到什么特别。

方天龙继续道：“有的船吃水很深，通常载的东西也比较重。”

雪春花终于也发现了远处的一艘船，一艘看起来很平凡的船。

这艘船走得并不快，几乎是要沉下去的样子。

雪春花道：“怪不得你选择了这条路，原来是看上了这艘船。”

方天龙道：“也许这艘船就是我们要找的目标。”

几天后的傍晚，那艘船在江西南昌的一个码头靠岸。

雪春花非常留意那艘船上的东西，抬上岸的果然是八个沉重、漆黑的大木箱。

于是，方天龙和雪春花跟着也来到了这个小镇，而且也和我们一起住进了同一家客栈。

镇内最大的一家客栈。

客栈的生意本来就不坏，木箱抬进去之后，接着又来了两批客人。

很快，客店就住满了人。

雪春花的年龄虽然不大，却已在江湖上闯荡了几年，这几年的经验告诉她，今晚一定会发生很多有趣的事情。

她相信自己的猜测一定不会错，因此，直到深夜，她还是连一点睡意也没有。

方天龙却不同，一向机警的方天龙，今天刚进房间不久便呼呼睡着了。

他好像早已忘记了这次自己出来的目的，更丝毫没有准备劫宝的意思。

也许，他现在的的确是疲倦了。

雪春花没有问，也没有吵醒方天龙。

自从认识了方天龙，她已感觉到这个小伙子是她一生中最值得信赖的人。

她知道在每次有大行动之前，方天龙都会好好休息，然后用最饱满的精神，最旺盛的体力去完成任务。

因此，雪春花只是静静地躺在自己的床上，她决定让方天龙好好睡上一觉。



这一夜，客店并没有发生什么事，这对雪春花来说，简直是难以理解的事情。

直到天快亮的时候，雪春花才有了睡意。

雪春花刚打了个盹就被方天龙叫醒了。

方天龙笑了笑，道：“他们起程了。”

八个漆黑的大木箱，十几匹高大威武的骏马，向着西北的方向缓慢前进。

马车的前后是二十五个黑衣劲装的小伙子，他们的小腿上都绑上了绷带，腰间都插着一把手臂长短的砍柴铁斧。

在他们当中，一个身材修长的青年汉子极具威严，看样子就是这伙人的头领。

这些人专挑行人稀少的小路走，看来并不想惹什么事，而一路上，也没有人敢惹他们。

他们每天晚上都要找客栈打尖，第二天天快亮的时候就起程。

在这些人背后不到两里的地方，还有一百二三十个各式打扮的小贩、生意人，他们分作两批，每天也是跟着那八只箱子一起歇息，一起赶路。

不知不觉，他们已赶了五六天的路程。

在这五六天里，他们谁也没有干扰谁。

严格来说，这五六天什么特别的事情都没有发生。

雪春花不禁埋怨起来了。

雪春花道：“天龙哥，他们究竟在干什么？我们究竟在干什么？”

方天龙微笑道：“他们在赶路，我们也在赶路。”

这个回答并不能使雪春花满意。

雪春花道：“我知道你心中一定有了打算，为什么不告诉

我？”

方天龙道：“你在练功，我不想令你分心。”

雪春花脸上有了笑意，却嘟起小嘴道：“你晚上究竟去了哪里？”

方天龙道：“去看一位以前的朋友。”

雪春花道：“天天都去？”

方天龙有些诧异，点了点头道：“你怎么知道？”

雪春花哼了一声，背转过身子道：“我虽然睡着了，但你不在我会有感觉。”

方天龙道：“你练功的进境好像比我还快，你真是一块武学奇才。”

雪春花喜欢被人称赞。

每个女孩子都喜欢被人称赞，尤其是被自己心爱的男人。

可是，这一次雪春花并不十分高兴。

雪春花道：“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去看谁？”

方天龙笑了笑，道：“你猜猜。”

雪春花立刻跺脚道：“不猜，不猜，我猜不着。”

方天龙道：“这个人你也认识，而且太熟悉了。”

雪春花一下子转过了身，眼中充满了妒忌之意。

看着雪春花的眼神，方天龙忽然笑了起来。

方天龙道：“杨实，不，现在应该叫桂涵了，桂涵这个人你是不是认识，是不是太熟悉了。”

雪春花松了一口气，一下子扑倒在方天龙的怀里，插着他的胸膛娇声道：“打死你，打死你，看我不打死你。”

方天龙突然也有了一种冲动，他实在不应该辜负雪春花的，他的确也不忍心辜负雪春花。

他紧紧地拥抱着雪春花，凝视着雪春花，然后用嘴唇轻轻地贴在雪春花柔软光滑的脸蛋上。

雪春花闭起了眼睛。

过了很久，方天龙才放开雪春花，轻轻抚着她柔软的长发。她的头发很有弹性，散发着一种女孩子特有的发香。

雪春花道：“你有了桂涵的消息？”

方天龙道：“他一直在我掌握之中。”

雪春花道：“你是什么时候发现桂涵的？他究竟躲在哪里？”

方天龙道：“他没有躲，他一直跟在离箱子两里之外的地方。”

雪春花道：“你认为那两批人也是他们的人？”

方天龙摇了摇头，道：“好像不是。”

雪春花更加不解了。

雪春花问道：“他们既然不是一伙，为什么还不动手？”

方天龙笑了笑，道：“他们和我们一样都在等待时机。”

雪春花道：“我们的时机应该在哪里？”

方天龙道：“在他们动手之后。”

雪春花点了点头道：“不错，他们动手的时候，局面一定会比较混乱，那时我们趁机偷袭，把握必定更大。”

方天龙摇了摇头。

雪春花道：“我说得不对吗？”

方天龙道：“他们动手之后，我们还不能动手，相反，说不定我们还要帮助罗家堡一把。”

雪春花瞪大双眼道：“你不帮助劫宝，相反还要帮助他们护送？”

方天龙道：“你错了，是他们在帮助我们护送。”

雪春花摇了摇头道：“你说的话我还是不太理解。”

方天龙道：“我们劫宝是为了什么？”

雪春花道：“白莲教义军。”

方天龙又道：“义军在哪里？”

雪春花道：“当然是在湖北、四川、陕西一带了。”

方天龙道：“不错，运宝这段路上劫贼很多，我为什么要冒这个险。”

雪春花忽然咕咕笑了起来道：“这法子我早已想出很久了，看来你并没有白跟我一场。”

方天龙用食指轻轻地在雪春花的脸蛋上刮了一下，道：“你知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动手？”

雪春花笑着道：“现在。”

雪春花是瞎猜的，雪春花猜对了。

快到靖安镇的时候，跟在黑衣人后面的小贩，生意人便有了行动。

第一批人很快赶过了马车，向着前面的常德镇奔去，第二批人还是按着原来的速度尾随背后。

罗家堡的人依然走他们自己的路。

他们甚至连一点异常的反应都没有，就好像周围发生的事情跟他们毫无关系。

离小镇只有十里的路程，道路忽然变得崎岖起来，左边是一片一望无际的树林，右边是连绵不断的山丘。

修长的汉子突然挥了挥手道：“有杀气。”

话音刚落，所有的黑衣人同时停了下来，他们的右手都按在自己的斧柄上。

他们的眼睛虽然只看着前面，但他们的精神却已高度集中，遍布在四面八方。

两旁的草丛动了动，三条黑影突然跃起，带着三片刀光，直扑马车上的八个大木箱。

马车两旁的黑衣人并没有乱，就在三条黑影扑近的一刹那，修长的汉子突然也跃了起来。

只听得“叮”的一声，然后是“扑、扑”两声，左右两条

人影扑倒在地上抽搐了一下便不动了，中间那人身手很不弱，危急之际用刀尖在斧背上点了一下，人已倒翻出一丈三尺多远。

这时，远处树林中响起了一阵锣声，紧接着沙尘滚滚，从沙尘之中冲出一队人马挡住去路。

为首一个很高很瘦的男人哈哈大笑，向着修长的汉子拱了拱手道：“少堡主大驾光临，失迎，失迎。”

转身对刚才袭击罗浪燕的黑衣青年道：“六弟，这位少堡主可是满汉健儿中的第十二条好汉，刚才有意留你一条性命，还不快来谢过。”

黑衣青年“哼”了一声，看样子心里很不服气。

罗浪燕并不在乎黑衣青年的反应，盯着高瘦的男人看了一会儿才道：“闻说七龙寨的两位寨主贪财好色，专干打家劫舍、强取豪夺的勾当，今天莫不是又看上了我们这批货？”

高瘦的男人居然不怒，居然又大笑起来。

七龙寨是江西境内势力最大的山寨，平时专做打劫过往客商 的生意，只要碰上钱或者是漂亮的女人，黑白两道全不买账。

这个高瘦的男人就是七龙寨的二当家于忠，那个黑衣青年叫欧阳奇，是七龙寨的六当家。

于忠道：“贪财倒说得过去，‘色’字却是万万不敢当，如果多找几个女人就算好色，你罗家堡的人岂不是也有很多好色之徒？”

罗浪燕白脸一红，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于忠又道：“贪财本也是人之常情，没有钱什么都干不了，要不是日子过得太艰难，谁愿意抛弃妻儿，上山干这种勾当。”

罗浪燕道：“据我所知，你的妻儿不少，这和你刚才所说的相差甚远。”

于忠道：“勾当如果干得好，所有的东西都会加倍补偿，这也是大家愿意干勾当的原因。”

罗浪燕道：“照这么说，你是非要蹚这趟浑水不可的了？”

于忠笑着道：“是借来用一用。”

罗浪燕道：“如果我不答应，又待怎样？”

于忠道：“七龙寨上上下下共奔波了足足一个半月，怎么可以空手而回，再说……”

于忠眨了眨眼睛又道：“朝廷有的是金银财宝，分出一些来周济天下的百姓也是理所当然。”

罗浪燕厉声道：“要不要周济百姓，这是皇上的事情，怎么会轮到你来作主！”

于忠摇了摇头，道：“你好像还不知道。”

罗浪燕浓眉一紧，盯着于忠。

于忠道：“我已经查探得一清二楚，这是白莲教的东西，皇帝也作不了主，我把它说成是皇帝周济我们百姓，实在已经给足了面子。”

罗浪燕冷笑一声，道：“你好像忘记了一件事，普天之下莫非皇土，天下之物，莫非皇物，皇上无权作主，谁人作主？”

“看来，你对那狗皇帝倒是挺忠心的。”

于忠接着道：“可惜，你好像也忘记了一件事，你现在正站在老子的地盘，老子要你死在这里，你绝不能活着离开。”

说到后来，双眼一翻，声音忽然大了好几倍。

罗浪燕道：“你难道不怕罗家堡找你算账？”

于忠哈哈大笑，道：“罗家堡现在正忙于应付白莲教，哪有心思烦我们。”

罗浪燕忽然问道：“你知不知道这次到岭南，罗家堡动用了多少人力？”

于忠道：“这个难不倒我，一共是二百人，其中八十八人已随堡主进入重庆，在你的背后还有七十二人星散在十里之内，另有十五人途中殉职。”



于忠说完，显得有些得意。

罗浪燕微笑道：“二寨主果然精明过人，在下实在佩服得很。”

于忠哈哈大笑，猛然挥了挥手，只听得一声锣响，两旁冲出一百多人，瞬间已把罗家堡的二十五个死士连同马车和黑木箱全部围在中间。

罗家军原地不动，每个人手上都已拿着一把手臂长短的铁斧。

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如果不发难，他们也绝不首先挑起战斗。

罗浪燕神色不变，高声道：“江湖传闻，七龙寨于二当家的狼牙棒法独步天下，不知今日可否赐教？”

于忠脸上得色更盛，阴恻恻道：“独步天下并不虚假，只不过于某向来保命得很，有这么多兄弟在身边，杀你何必要我亲自动手。”

罗浪燕双眼一瞪，来来回回在七龙寨这二百多人身上扫了两遍，目光所及，人人皆是心里一寒。

试问，有谁不知道罗家堡的死士精神？

无论是谁胆敢向罗家军伸手，都必定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于忠算来算去，他的代价当然就是这些跟随他多年的兄弟了。

罗浪燕直截了当地道：“他们不是我对手，你想夺宝，只要有本事取我颈上人头，无须浪费太多的生命。”

于忠脸色一变，道：“你想瓦解我的军心？”

罗浪燕道：“我说的是事实。”

于忠大声道：“你有没有听过蚁多食象的典故？”

很多很多的蚂蚁，顷刻间就可以将一头大象变成一堆白骨，这个典故罗浪燕当然听说过。

这个典故不但只罗浪燕听说过，七龙寨更是人人都知道。

于忠这么一说，既回复了罗浪燕的话，同时也对山寨的兄弟起

了很大的鼓动作用。

七龙寨的兄弟似乎又有了信心。

罗浪燕冷冷一笑，道：“你怕了我，你对我根本就没有信心。”

于忠哈哈大笑，摇头晃脑道：“怕倒是不怕，只不过要对付罗家堡的死士，不多带几个帮手，心里总有点不踏实。”

罗浪燕怔了一下，这样的话在石祠堂的时候他对太极仙翁说过，想不到被躲在暗处的于忠听到了，而且还记得很清楚。

这时，欧阳奇突然催马过去贴着于忠耳边耳语了几句。

于忠哈哈笑道：“实不相瞒，你们星散在后面的七十二人中，已有二十七个成了无头新鬼，剩下的人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罗浪燕道：“你居然也懂得攻心法，你告诉我是想要我死心，想要我知道普天之下已没有人能够救我。”

于忠诡秘一笑，道：“少堡主知道就好，省得死不瞑目。”

他说着，又挥了挥手道：“弟兄们，动手！”

于忠带来的二百多名汉子连声呐喊，原先冲出一百多人纷纷举起手中兵器就要掩杀过去。

就在这时，只见远处烟尘滚滚，一队人马冲奔过来。

“都给我住手！”

随着一声断金截玉的呼喝，一骑健马嘶声奔到，骑者是一个手执大刀、腰悬长剑四十出头的彪形大汉。

他的身后至少也有六七十个精壮青年。

这个大汉正是七龙寨第三位头领杨遇春，由他和老四杨芳率领的那队人马自始至终都跟在罗浪燕的背后，伺机铲除罗家堡余党。

于忠双眼一亮，高声道：“三弟，剩下的点子解决了没有？”

杨遇春一勒缰绳大声应道：“一个不漏，现在就差这几个了。”

于忠又是一阵大笑，道：“做得好，我正想让你会一会这位满汉健儿的第十二条好汉。”